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佳話 第三卷 六橋才跡

才子二字，乃文人之美稱。然詩書科甲中，文人滿天下而奇才能有幾人？即或間生一二，亦不過逞風花雪月於一時，安能留古今不朽之才跡在天壤間，以為人之羨慕？今不意西湖上卻有一個。你道是誰？這人姓蘇，名軾，字子瞻，別號東坡，乃四川眉山人也。他生在宋仁宗景祐年間，一生來便聰慧異常，一讀書便能會悟，一落筆便自驚人。此時在父親蘇老泉，雖未曾中得制科，卻要算做當時的一個老才子。只因眼中識得王安石不近人情，是個好人，不肯依附，故爾淪落，他自既不想功名，見生了東坡這等兒子，怎不歡喜。誰知那時的秀氣，都萃在一門，過不多時，他夫人程氏，又生了蘇轍，字子由，這子由的天姿秀美，也不亞於哥哥。故一時人贊美之，稱老泉為老蘇，子瞻為大蘇，子由為小蘇，合而稱之為三蘇，□分稱羨。卻恨眉山僻在東南，沒個大知己，老泉聞得成都的張方平，一時名重天下，遂領了兩個兒子，從眉山直走到成都，來見方平，要他舉薦。張方平一見了他兩個兒子的文章，即大驚大訝道：「此奇才也，薦與別人，何足以為重輕，須舉薦與當今第一人，方不相負。」此時稱斯文宗主，而立在朝廷之上者，惟歐陽修一人，故張方平寫書舉薦，又叫人將他二人直送到京師。歐陽修看了薦書，就看二人的文字，不禁拍案大叫道：「筆挺韓筋，墨凝柳骨，後來文章，當屬此二人矣。張方平可謂舉薦得人。」遂極力稱贊，直送與宰相韓琦去看。韓琦看了也驚歎道：「此二人不獨文字優長，議論侃侃，當為國家出力，此朝廷瑞也。」自此，二人才名便轟然遍滿長安。

到了嘉祐元年，蘇軾、蘇轍便同登了進士。歐陽修將他的文章示人道：「此吾輩中人也，只恐到了三□年後，人只知道有蘇文，不知有我矣。」當時仁宗皇帝親試策問，大是得意。朝罷進宮，龍顏甚悅，因對太后說道：「朕今日得二文士，乃四川蘇軾、蘇轍。惜朕老矣，恐不能用，只好留與後人了。」遂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，宰相限以近例，惟召試秘閣，及試又入優等，遂直史館，稱為學士，□分榮耀。不料後來神宗皇帝登基，王安石用事。那王安石是個執拗之人，一意要行「青苗錢法」，蘇軾卻言青苗法害民不便。王安石又一意要變吏科舉，蘇軾又言科舉不當變更，只宜仍舊。神宗要買燈，蘇軾又奏罷買燈，事事相忤。王安石如何容得，遂把他出了外任，通判杭州。蘇軾聞報，恰好遂了他好遊山水的心腸，胸中大樂道：「我久聞得李鄴侯、白太傅都在杭州留傳政跡，垂千古風雅之名，我今到杭州，若得在西湖上也做些好事，與李白二公配饗，豈不開心。」就一面打點起身。那時他兄弟子由同在京做官，見哥哥屢屢觸犯王安石，恐有大禍，甚是憂心，今見他出判杭州，脫離虎口，方才歡喜；又恐怕他到杭州舊性復發，又去做詩做賦，譏刺朝政，重起禍端，因與表兄文同，於餞行之際，苦苦勸誡他一番。東坡深服其言。文同到他臨行之時，恐他忘了前言，又做詩兩句贈他道：北客若來休問答，西湖雖好莫吟詩。

東坡領教而別。不一日到了杭州，遠遠望見山色，便覺不同，滿心歡喜。到任之後，一完了衙門公事，便出遊於西湖之上。果然好一個西湖！但見：

碧澄澄，凝一萬頃徹底琉璃；青娜娜，列三百面交加翡翠。春風吹過，豔桃浪李如描；夏日照來，綠蓋紅蓮似畫。秋雲掩映，滿籬嫩菊堆金；冬雪紛飛，孤嶼寒梅破玉。曉霞連絡三天竺，暮靄橫鋪九里松。風生於呼猿洞口，雨飛來龍井山頭。簪花人逐淨慈來，訪友客投靈隱去。

此時東坡在西湖上，觀之不足，愛之有餘。政事稍有餘閒，便不論晴雨，定要出遊，見山水風光，變幻不測，晴有晴有的風景，雨有雨的妙處，因喜而題詩一絕道：

湖光瀲灩晴偏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。
若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妝濃抹也相宜。

自此詩一出，人人傳誦，就有人稱西湖為西子湖了。東坡原久聞西湖之名，恨不能一見，今見了西湖，又覺見面勝似聞名，那詩酒襟懷、風流性格，那裡還把持得定，按納得下，便不免要洩情聲色。那時錢塘有個名妓，喚做朝雲，姿色甚美，而性情不似楊花，愛慕的是風流才子，鄙薄的是庸俗村夫。一時有錢的舍人，往往要來娶他，他卻風鑿頗高，看不上眼的決不肯從。東坡聞知了，因喚他來侑酒。見他不沾不染，不像個風塵中人，甚愛之，又甚憐之。飲到酒酣之際，因問他道：「汝落風塵幾年了？」朝雲道：「四年矣。」東坡又戲問道：「既已四年，則朝為雲，暮為雨，只怕風塵中樂事，還勝似巫山。」朝雲道：「雲雨雖濃，任風吹送，而此身飄飄無主，竟不知誰是襄王。此地獄中之水火也，不克脫去，苦莫能言，尚何樂之有？」東坡道：「既知苦而不知樂，何不早早從良？以汝姿容，何患不逢青眼？」朝雲道：「他若見憐，妾又嫌他酒肉，妾如可意，他又厭妾風塵，這良卻於何從？」東坡聽了大喜，又復大笑道：「我倒不厭你風塵，但不知你可嫌我酒肉否？」朝雲聞言，慌忙拜伏於地道：「倘蒙超拔，則襄王有主矣，無論衾綢，犬馬亦所甘心。」東坡喜他有志，果就娶他為妾，正是：

風惡雖然不惜塵，棄生拼死也由人。
楊花若不沾泥去，尚可隨花落繡茵。

一日，東坡宴客湖濱，召一妓叫做群芳來侑酒，酒半，因命他歌，群芳不敢推辭，因歌一道「惜分飛」的詞道：

淚濕欄杆花著露，秋到眉峰碧聚。此恨平分取，更無言語空相覷。
細雨殘雲無意緒，寂莫朝朝暮暮。今夜山深處，斷魂吩咐潮回去。

東坡聽了，歎驚道：「此詞筆墨風流，卻是何人所作？」群芳初還不肯說，當不得東坡再三盤問，方才說道：「這就是昨日任滿回去的推官毛相公，臨別贈妾之作也。他再三戒妾，莫歌與人聽，妾因他已去的官，無甚干係，故偶爾歌出。」東坡聽說，因而歎息道：「毛澤民與我同僚，在此多時，我竟不知他是個風雅詞人，怎還要去覓知己於天下，真我之罪也。」即時寫書，差人去追回毛澤民來，深深謝罪道：「若論小弟，有眼無識，也不該邀賓兄去而復返，苦苦邀回者，蓋欲為群芳的雲雨添些意緒耳。」說罷，二人大笑。遂留毛澤民在西湖上，與他詩酒盤桓月餘，方放他回去。自此，毛澤民大有聲名，又復升官別地。正是：

聽歌雖好色，識曲是憐才。
一首新詞美，留之去復來。

東坡在杭州做官，不但詩酒流連，就政事也自風流。一日，有營妓二人，一名鄭容，一名高瑩，兩個都拿了一紙牒文來求判。鄭容牒文是要求落籍，高瑩牒文是要求從良。東坡看過，俱點點頭允了，就提起筆來，做一支「減字木蘭花」詞兒，分判在兩紙牒文上。

鄭容的判道：鄭莊好客，容我樓前先墜幘，落筆生風，籍籍聲名不負公。

判高瑩的道：高山白早，瑩骨冰肌那解老？從此南徐，良夜清風月滿湖。

判畢，送與府僚諸公同看，諸公看了。都只羨詞義之美。卻不知有何巧妙。東坡笑一笑，因用硃筆在詞兒每句之首，圈了一字。諸公再看，方知已暗暗將「鄭容落籍，高瑩從良」八字，已判在牒上。沒一個不歎服其才之高，而調笑風流之有趣也。

又一日坐堂。有一個小民，拿一張牒文告道：「原告人吳小一，告為張二欠錢不還事。」東坡因差人拘了張二來。那張二也呈上一張訴牒來道：「訴狀人張二訴為無力可還事。」東坡就當堂審問這吳小一道：「張二少你甚麼錢？」吳小一道：「他發了小人綾絹錢二萬，約定三月就還，經今一年，分毫不付，求相公作主追還。」東坡又問張二道：「你欠他綾絹錢，可是真麼？」張二道：「實欠他二萬是真。」東坡道：「既欠他的，為何不還？」張二道：「小人發他綾絹，原為制扇生理。不料製成扇子，適值今存連雨天寒，一時發賣不去，故此拖欠至今。」東坡道：「既是有扇可抵，可取些扇子來。我與你發市。」張二急急出去，取了一篋扇子來。東坡叫人當堂打開，撿取白團夾絹扇二□柄，就將判筆或是草聖，或是楷書，或畫幾株桔樹，或畫一片竹石。不多時即

寫畫完了，付與張二道：「快領去賣錢，償還吳小一。」張二抱扇叩頭而出，才走出府門，早有好事的，見是蘇東坡的字畫，都情願出千錢一柄，頃刻之間，都已買盡，還有來遲的買不著，俱懊惱而去。張二得錢還了吳小一這主債，還剩下許多扇子，好不快活，不獨張二快活，連一府之人皆為之感激。

東坡又見杭人雖覺富盛，空乏者多，遂將公用不盡的餘錢積了許多，俱買良田，叫人耕種，以養杭城的窮民。所以杭民無論受恩不受恩的，都感之如父母。他又見湖中葑草填塞，因想道：「李、白二公遺蹟，今又將漸漸湮沒，我既在此為官，若不開濬一番，仰視二公，豈不有愧！」正欲舉行，不意朝廷因他四年任滿，又將他轉遷密州。因歎息道：「不能遂吾志矣，倘與西湖有緣，除非再來。」忙將未完的事體，盡行歸結。正在忙時，忽有一個營妓來投牒，要求從良。東坡是遊戲慣了的，那裡管甚閒忙。一見那妓生得醜陋，便大笑指牒道：五日京兆，判狀不難。九尾野狐，從良任便。

又有一個周妓，色藝俱精，要算做一郡之魁。聞東坡肯判脫籍，便也來援例求脫。東坡道：「汝若脫籍，則西湖無色矣。」不准脫籍，因批道：慕周南之化，此意可嘉。空冀北之群，所請不允。

人見他同是一事，一允一不允，都有妙趣，遂相傳以為佳話。

東坡既到密州任，不多時又遷他到徐州，既到徐州，任不多時，又遷到湖州。你道此是為何？只因他在京時曾論過王安石的青苗法不便，今青草法行，果然不好，又致百姓受害生怨，王安石卻歸罪到東坡身上，說是他起的禍根。因叫門下人尋他的過失，參論他。早有一個心腹御史舒亶，打聽得他在杭州，專好做詩譏消朝廷，遂特劾奏一本道：蘇軾出判杭州，專好借詩譏諷時事。陛下發錢以濟貧民，蘇軾則曰：「贏得兒童好音語，一年強半在城中。」陛下明法以課試群吏，蘇軾則曰：「讀書萬卷不讀律，致君堯舜終無術。」陛下興水利，蘇軾則曰：「東海若知明主意，應教斥鹵變桑田。」陛下謹鹽禁，蘇軾則曰：「豈是聞韶解忘味，邇來三月食無鹽。」蘇軾不臣，乞下獄究治。

這疏上了，當事遂坐他譏諷之罪，差人就湖州直拿到京師，下在御史獄中，舉家驚慌無措。兄弟蘇轍，正在京做官，見兄遭禍，追恨道：「他臨行時，我再三勸戒他，不要做詩，他任性不聽，致有今日之禍。」遂上書，願以自己見任官職贖兄罪。王安石道他黨護，因說道：「官職乃朝廷的恩榮，又不是你的世業，怎麼將來贖罪？」遂連蘇轍也貶到筠州監酒場去。正是：

譏刺休言是不忠，忠心實具是非中。

倘然明主能深察，疾苦民情已上通。

此時在位是神宗皇帝，因見了蘇軾譏刺詩句，在宮中甚是不樂。忽被慈聖曹太后見了，因問道：「官家何事不樂？」神宗道：「朝廷所行的政事，近被蘇軾謗訕，且謗訕之言，竟形之詩句。」太后聽了，吃驚問道：「這個蘇軾，莫非就是與兄弟蘇轍同榜的那才子，四川蘇軾麼？」神宗聽了，也吃驚道：「正是那個蘇軾。娘娘怎麼得知？」太后道：「當日仁宗皇帝親自臨軒策試，朝罷回官，大喜說道：『朕今日因策試得了蘇軾、蘇轍二人，實大才也，甚為國家生色，但恨朕老矣，恐不能展其才，只好遣與後人大用罷了。』」因流下涕來問道：「今二人安在？」神宗不能隱，只得實說道：「軾方繫獄，轍已謫外。」太后因不悅道：「先帝遺愛之人，官家如何不惜？」神宗受命，就有個釋放之意。恰又值東坡在獄中，自念眾奸人虎視眈眈，料不能免。又想子由臨行苦勸之言，不曾聽得，以致遭此慘禍。因將胸中苦痛，做成一詩，叫獄吏送與子由。誰知這獄吏是舒御史吩咐下的，叫他留心伺察蘇軾的所為，都要報知與他。獄吏梁成既得了此詩，安敢不報。舒直得了詩，隨即獻上與神宗，道他獄中怨望。神宗展開一看，見上面寫的道：

聖主如天萬物春，小臣愚暗自忘身。

百年未了須還債，□□無歸更累人。

是處青山可埋骨，他時夜雨獨傷神。

與君今世為兄弟，更結來生來了因。

神宗見了這詩，情詞哀切，並無怨望之念，不覺大動其心，即傳出詔旨來釋放，但貶他為黃州團練副使。東坡出獄，因欽限緊急，不敢久停，即時同家眷到於黃州。因那詔書上不許簽書公事，東坡便幅巾芒鞋，日日與田夫野老說趣打諢。且喜聽人說鬼，聽了一個，又要人說一個。那個回說道：「胸中沒有鬼了。」東坡道：「若是沒了，姑謊言之，亦可也，何必真鬼。」眾皆大笑，率以為常。正是：

珠璣筆墨錦心腸，誰說無妨卻有妨。

口若懸河開不得，只應說鬼當文章。

神宗自聞了曹太后說先帝稱他大才之言，便叫侍臣各處去尋他的文章來看，見一篇，愛一篇，道：「果係大才。」胸中便有個大用之意，只礙著王安石與他不合，故因循下了。忽一日，有人傳說蘇軾死在黃州，此時神宗正進御膳，不禁再三歎息道：「才難！才難！豈不然乎？」遂連御膳也不進了。後又聞知蘇軾原不曾死，龍顏大悅，遂親書御札，升他到汝州。蘇軾上表稱謝，神宗看他的表文甚是奇妙，因對左右稱贊道：「蘇軾真奇才，你道可比得古人那一個？」左右道：「除非唐之李白。」神宗道：「李白有蘇軾的才，卻沒有蘇軾的學，以朕觀之，還勝如李白。」東坡將到汝州，又上一本，說：「臣有田在常州，願移居常州。」神宗就准其奏。

不料過不多時，神宗晏駕，哲宗登基。東坡正感神宗屢轉之恩，不勝悲痛，只以為失了明主，不能進用，誰知過不多日，早有旨升蘇軾為龍圖閣翰林學士。東坡喜出望外，不日到京，召入便殿。朝見禮畢，宣仁太后即問道：「卿前為何官？」蘇軾俯伏答道：「臣前為黃州團練副使，後蒙恩諒移汝州，又諒移常州。」太后又問道：「今為何官？」蘇軾道：「臣今待罪翰林學士。」太后道：「怎麼得驟然至此？」蘇軾道：「此皆際遇太皇太后、皇帝陛下之恩也。」太后道：「不是。」蘇軾道：「或是大臣論薦。」太后道：「也不是。」蘇軾驚奏道：「臣雖不才，實不敢從他途以進。」太后道：「此乃先帝之意也。先帝每誦卿文章，嘗歎曰：『奇才，奇才！』但未及進用卿耳。今上奉先帝遺命，故特簡爾。」蘇軾俯伏於地，聞言不禁痛哭，至於失聲。太后與哲宗也一同哭泣，左右近侍都悲咽感傷。哭畢，太后又命以錦墩賜坐，賜茶。又撤御前金蓮燭，送蘇軾歸院，正是：

被譴亦已久，新恩何處來？

先皇與新主，都道是奇才。

東坡既感聖恩，便舊性又發。凡政事有礙於朝廷，不便於民情者，依舊又上疏爭論，觸怒當事。皇帝高拱九重，那裡管得許多，早又被奸人將他打發出來，做杭州知府。東坡聞報，絕不以內外介意，轉歡喜道：「吾昔日西湖未了之願，今者可以完矣。」遂又移家眷出京。那杭州百姓，前番受過他的恩惠。今又聽得他來，不勝歡喜，大家都打點焚香頂禮遠接。

卻說東坡路過金山，聞知佛印禪師是個高僧，原是認得的，今日正在金山上放參，與那些問道的人接見。東坡也思量進去與他一見。無奈問道的人，上百上千，一時挨擠不開；欲要叫人趕散，卻又不雅；因思量道：「我有道理了。」遂穿起公服來，將皇上賜的那條玉帶也繫在腰間，叫人兩邊攙扶了，競昂然直走進來。眾人見他這般打扮，自然是個顯官，只得略略放開一路，讓他走人。將走到香案前，那佛印禪師坐在一層高講台上，早已遠遠望見，忙高聲問道：「蘇學士何來？此間卻無你的坐處。」東坡聽了，知是禪機，即隨口戲答道：「既無處坐，何不暫借和尚的四大身體，用作禪床。」佛印道：「山僧有一句轉語，學士若答得來便罷，若答不來，便請解下身上繫的玉帶，留鎮山門。」東坡就叫左右解下玉帶，放在香案之上。佛印道：「山借四大本無，五蘊俱空，學士要在何處坐？」東坡一時答應不出，早不覺面皮一紅。佛印即喝侍者，收此玉帶，永鎮山門。東坡見佛印果深於禪理，有些機鋒，遂棄了玉帶，欣然而去。正是：

既然四大皆空去，玉帶將懸何處腰？

佛法大都空裡事，山門留鎮亦徒勞。

東坡到了杭州，見父老遠迎。甚是歡喜。及上表謝恩，就將其情篇入道：

江山故國，所至如歸。

父老遺民，相迎似舊。

東坡到任，公事一完，即打點往西湖上來，完他未了的心願。不料一時大旱起來，饑荒疫病，一齊發作，百姓苦不可言。東坡見了不忍，因特奏一本，求減本路上供糧米三分之一。那時和尚的度牒甚貴，又乞多賜本路度牒，換米以救饑民。又乞將常平倉米，減價以崇。朝廷一一准奏。百姓所以不致荒亂，皆東坡之力也。窮民病疫，隨地隨造病坊，置藥於中，延良醫分治，百姓救活者不計其數。不意大旱之後，值秋天大雨，太湖之水泛漲起來，禾稼盡壞。東坡料定明歲必然大饑，因又奏請朝廷，免上貢米一半，又多乞度牒，預先糴米，以備明年出糴。朝廷又一依他所奏。果到明春饑時，百姓賴此，得免流散死亡之苦，感德不可勝言。正是：

水旱饑荒安得無？全虧仁政早先圖。

若教危急方思救，多分斯民已矣乎。

自後水旱不侵，民情稍定，東坡便日日到湖上，與江干並六井處，細細審察地形，方知六井所以常常涇塞，下塘往往遭旱者，皆因湖水淺之故耳。湖水所以淺，皆蘊草叢生，滿湖壅塞耳。湖水若不塞塞，則蓄水有餘，自能放入運河，則運河自足矣。今惟湖水淺，運河失湖水之利，只得要取給於江潮，一取給於江潮，則江潮入市，而渾濁多淤泥，三年一淘，為市民大患。此六井所以漸廢也。為今之計，須先開掘茅山、鹽橋二河，使其挖深，令茅山一河，專受江潮，鹽橋一河，專受湖水。又造堰閘以為湖水蓄泄之限，然後潮水不入市，而六井可濬，民受其利矣。但欲湖水深，須盡去葑田，若去葑田，卻將這些葑草堆積何處？因想湖南到湖北，約三千里，若沿湖往來，終日也走不到，何不將此葑草淤泥取將起來，填築一條長堤，以通南北，則葑田又去，行人又便，此一舉而兩得之利也。葑田既去，再召募人種菱，收其利以償修湖之費，豈非妙事？遂先與各官計較得端端正正，然後上疏奏聞朝廷。朝廷覽奏，見是利民之事，焉得不准？不日旨下，東坡不勝歡喜，即擇吉鳩工。此時乃饑荒之後，百姓無聊，聞太守鳩工，現有錢米日給，俱蜂擁而來，掘的掘，挖的挖，挑的挑，築的築，不數月。葑草去盡，築成長堤，將一湖界而為兩，西曰「裡湖」，東曰「外湖」。堤上造六橋通水利，以便游舫之往還。那六橋俱命一名：

第一橋曰映波，第二橋曰鎖瀾。

第三橋曰望山，第四橋曰壓堤。

第五橋曰東浦，第六橋曰跨虹。

堤之兩傍，都種了桃柳芙蓉，到花開的時節，望之就如一片雲錦相似，好不華麗。葑草既無，湖水既深，又將茅山、鹽橋二河挖深，一受江潮，一受湖水，則潮水不入市，而六並不受淤泥之害，可一濬而常通矣，東坡見大功既成。素志已遂，不勝欣欣然，因題詩一首以志喜道：

六橋橫絕天漢上，北山始與南山通。

忽驚二□五萬丈，老葑怨卷蒼煙空。

自此之後，西湖竟成仙境，比白樂天的時節，風景更覺繁華。凡游西湖者，都樂而忘返。所以有人贊道：

若往西湖游一遍，就是凡夫骨也仙。

東坡政事之暇，便約一班兒的同僚官長、文人墨客，都到湖上來嬉游。

每船中分幾個妓女，任憑他撐到各處去，飲酒徵歌，直飲到日落西山，煙霧迷濛，東坡方教自家船上鳴金為號，聚集諸船。那些船聞得鳴金聲響，便一齊撐將攏來，聚作一處，又歌的歌，舞的舞，歡呼酣飲，或會於湖心寺，或會於望湖亭，直到一二鼓，夜市未散。眾妓華服騎馬，點著燈燭，乘著月光，異香馥鬱，光彩奪人，恍如仙子臨凡，紛紛逐隊而歸。城中士女夾道觀者，無一個不道他是「風流太守」。有人題詩贊他道：

嬉游雖說誰民樂，細想風流實近淫。

何事斯民翻羨慕？蓋緣恩澤及人深。

侍妾朝雲，當時有一個相好的妓女，叫做琴操，前番東坡見他時，才只得□三歲，便性情聰慧，喜看佛書。東坡這番來，琴操已是二□九歲了。東坡憐他有些佛性，恐怕他墜落風塵，迷而下悟，思量要點化他，因招他到湖中飲酒。飲到半酣，因對琴操說道：「你既喜看佛書，定明佛理，我今權當作一個老和尚，你試來參禪，何如？」琴操道：「甚好。」

東坡因問他道：「怎麼是湖中景？」琴操答道：落霞與孤鷺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。

東坡又問道：「怎麼是景中人？」琴操答道：裙拖六幅湘江水，髻綰巫山一段云。

東坡又問：「怎麼是人中景？」琴操答道：隨他揚學士，繫殺鮑參軍。

東坡聽罷，因把桌子一拍道：門前冷落車馬稀，老大嫁作商人婦。

琴操大悟，到次日即削去頭髮，做了尼姑，參訪佛印禪師，後來也成了正果。這叫做「東坡三化琴操」。

東坡在杭州，公則政事，私則游湖，不覺又是三年。朝廷知他開築有功，因又召入為翰林承旨，東坡聞命，又忙忙入京。百姓感他恩德，人人垂淚，甚至人家俱畫像供奉。正是：

念功天子召，感德盡人悲。

終是忠良好，誰言不可為？

東坡到了汴京，朝見過，適值遼國來了一個使臣，傳他國王之命，道他遼國有一對，要宋國對來，對得來便為上邦，對不來便為下邦。其對只有五字，道：三光日月星。

天子便傳旨各官，誰能對此一對者，加官進爵。文武百官奉旨，俱細思量道：「此對指出三件事，一個三字占了去，卻將什麼數目字去對他？」所以皆則聲不得。天子見百官默然，正自著急，忽見班部中轉出那個有才有學的蘇軾來，俯伏金階道：「臣有一對獻上。」隨即高聲朗誦道：四詩風雅頌。

天子聽了，龍顏大悅，忙命侍臣寫了，賜與遼使道：「此對可為上邦麼？」遼使見了，啞口無言，甘心為下邦而去。朝廷果然加官，直做到禮部尚書。那時王安石雖死，而王安石一班奸人舒直等，尚佈滿朝中，未曾除去。

他們見東坡為天子所知，官漸漸做大了，□分妒忌，因又誣他謗訕朝政，群相附和，仍謫貶他到惠州。東坡因路途遙遠，姬妾都不帶去，惟朝雲苦欲隨侍，方才帶他同行。到得惠州，未及一年，朝雲因不服水土，遂患病而死，東坡甚是憐惜他，因作一首《西江月》詞兒道：

玉骨那愁霧障，冰肌自有仙風。海仙時過探芳業，倒掛綠毛麼鳳。

素面翻嫌粉膩，洗妝不褪唇紅。高情已逐曉雲空，不與梨花同夢。

東坡就把他葬在棲禪寺大聖塔後，葬處因他誦「如夢如泡」之句而死，復造一六如亭覆其上，遂成了個名墓。後人到清明時節，都來滴酒澆奠，至於地下常濕。

東坡在惠州，見地方人修東西二橋，一時修不完，即解犀帶以助其功，人皆感激。只可恨奸人聞知他在惠州安然無恙，遂又加讒譖，直貶他到海外儋耳地方。兄弟蘇轍在京，未免有言，遂連蘇轍也貶雷州。二人聚在一處，人看著好不淒涼。東坡全不在念，竟帶了兒子蘇邁，渡過海去，同到儋耳。以為可以暫息，不料舒直又行文府縣，不許與他官房居住，要他野居，侵瘴疫而死。東坡

無奈，只得自買一間房子。卻喜得東坡的文章，天下聞名，那些士人都說道：「蘇學士乃天上人，今忽到此，是我三生有幸的造化。」遂都來拜從，因著人替他挑土填泥，修理房屋。

東坡原是個慷慨人，見人情甚好，便毫無抑鬱，日日與這班門生學者，飲酒賦詩為樂，一些瘴疫也不沾染。後來朝廷感悟，知他是個忠臣，遂赦免其罪，起為提舉成都玉局觀，聽其還鄉，把舒亶一班好人，盡置之死地。人人稱快。正是：

害人常自誇，計策妙無涯。

不料惡將滿，輪流到自家。

東坡感蒙聖恩，便渡過海來，隨路到於常州。因四川遙遠，歸去不便，若往常州，到與西湖甚近，還可往來其間，以作娛老之計，因此買了一間房子在常州。尚未進屋。偶月夜閒行，走到一個僻巷，忽見一個老婦，倚著門，哭泣甚哀。東坡因問他道：「你為何哭得這般哀苦？」那老婦人道：「我有祖屋一間，先人創造，費盡心力，已是百年。今兒子不肖賣與另以，叫我出屋，怎不痛心？」說罷又哭。東坡問他房子賣與何人，原來恰就是東坡所買。東坡一時惻然，隨著人取了文卷來，當老婦人前燈上燒了，竟還了他的祖房，一分銀子也不要他還。老婦人感恩不消說了，便是旁人聞知，也稱羨不已。正是：

焚券雖微事，仁心卻甚深。

推行成德政，傳說到而今。

東坡住在常州之意，原因與杭州不遠，還可去時時遊賞。不期世上好事難得再逢，在毗陵不多時，忽一朝無病安然而逝。死後有人傳說，朝廷正要降旨拜他為相，因聞死信方才止了，直到徽宗皇帝時，因好道，親臨寶籙宮齋醮，見一個有法術的道士，在醮壇之上拜表，伏地不起，久之，方起，徽宗問道：「往日就起，今日為何起得恁遲？」道士答道：「適至玉皇殿前，要進表章，恰值魁星奏事，直待他奏完，方才上得表章。」徽宗道：「魁星是何神？所奏是何事？」道士答道：「所奏事不可知，然這魁星就是本朝蘇軾。」徽宗聽了，大為驚喜，便傳旨要他的文章墨跡觀看，看了，甚是贊美敬重，因又傳旨，凡有人藏得蘇軾詩文墨跡，盡數獻出，官給賞銀。自此之後，士大夫以及田夫野老，沒一個不去搜求他的遺蹟。

徽宗因喜他的才名，就復了蘇軾的官爵，追贈蘇軾為太師，謚文忠。杭州百姓因見朝廷如此隆禮，也便聞風感念舊德，遂於孤山建起白、蘇二公祠來，至今不廢，游湖者無不景仰焉。